



西洋美术家画廊 72

弗里德里希

Gallery

Art
Friedrich



DEAGOSTINI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西洋美术家画廊 73

列宾

Art
Gallery
Repin

最伟大的19世纪俄国画家列宾，在帝国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技术和社会道义之情，他赞扬人们的尊严和力量的同时，还创作了批判政治腐败和社会恶习的风俗画。此外，他描绘俄罗斯历史的色彩丰富、充满热情的作品，今天仍然是俄罗斯人民的心灵寄托。

◀ 《意外的归来》

160.5×167.5cm 1884—1888年

列宾的这幅杰作描绘了突然归来的革命者和他的家庭成员。眼神若有所思的革命者、由于过度吃惊而从椅子上站起来而母亲、睁大眼睛看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以及注视着事情发展的佣人，从绘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人物的心理。裸露的地板暗示出男子被逮捕后其家庭所处的状况。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Moscow/AGK London

9

折购书【含挂号邮资】

■ 亲爱的读者，当您漫步在《西洋美术家画廊》的时候，如需要哪些画家的专集，可剪下对应的画家版块装在汇款单内(请贴牢)，按每册定价的9折13.50元寄给我们，(注明姓名、地址、邮编、电话)我们将在收到汇款单的次日挂号将书寄给您。

■ 汇款请寄 /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 / 130021 电话 / 0431-5637186 0431-5637194 联系人 / 石志刚 欢迎垂询。

■ 1-60集现货供应 60-100集2002年6月出版。



72 弗里德里希

艺术家生涯

2

LIFE AND TIMES

忧郁的浪漫主义者

风格与技巧

8

STYLE AND TECHNIQUE

风景画和精神性

名作特写

14

MASTERPIECE

人生的各个阶段

作品选解

20

GREAT WORKS

■ 山上的十字架 20

■ 橡树林中的修道院 22

■ 冬景 24

■ 山中观月的两个男人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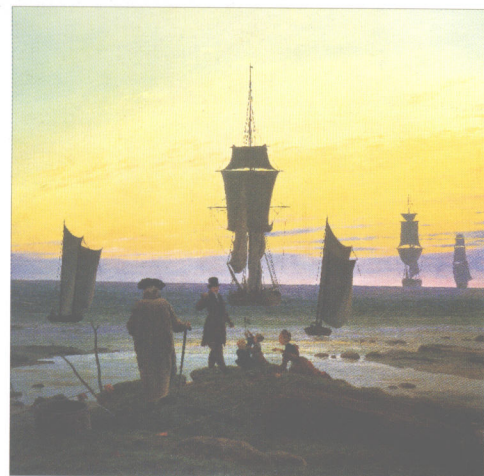
■ 海上升明月 28

世界著名美术馆

30

THE GREAT GALLERIES

夏洛滕堡宫殿



Museum der Bildenden Künste, Leipzig, Deutschland/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Gerhard Reinhold

西洋美术家画廊总目

- | | |
|--------------------------|----------------------|
| 1 Renoir 雷诺阿 | 51 Millais 米雷 |
| 2 Van Gogh 凡·高 | 52 Van Eyck 凡·爱克 |
| 3 Monet 莫奈 | 53 Stubbs 斯塔布斯 |
| 4 Da Vinci 达·芬奇 | 54 Moreau 莫罗 |
| 5 Millet 米勒 | 55 Holbein 霍尔拜因 |
| 6 Picasso 毕加索 | 56 Magritte 马格里特 |
| 7 Dali 达利 | 57 Fragonard 弗拉戈纳尔 |
| 8 Cézanne 塞尚 | 58 Sargent 萨金特 |
| 9 Lautrec 劳特累克 | 59 Masaccio 马萨乔 |
| 10 Chagall 夏加尔 | 60 David 大卫 |
| 11 Gauguin 高更 | 61 Bosch 博斯 |
| 12 Klimt 克里姆特 | 62 Bonnard 博纳尔 |
| 13 Manet 马奈 | 63 Tiepolo 提埃波罗 |
| 14 Degas 德加 | 64 Hogarth 霍加斯 |
| 15 Seurat 修拉 | 65 Miró 米罗 |
| 16 Modigliani 莫迪里阿尼 | 66 Kahlo 卡洛 |
| 17 Rembrandt 伦勃朗 | 67 Van Dyck 凡·代克 |
| 18 Botticelli 波提切利 | 68 Whistler 惠斯勒 |
| 19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 69 Bellini 贝利尼 |
| 20 Velázquez 委拉斯贵兹 | 70 Ernst 恩斯特 |
| 21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 71 Uccello 乌切罗 |
| 22 Henri Rousseau 亨利·卢梭 | 72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
| 23 Constable 康斯特勃尔 | 73 Repin 列宾 |
| 24 Rubens 鲁本斯 | 74 Cassatt 卡萨特 |
| 25 Caravaggio 卡拉瓦乔 | 75 Poussin 普桑 |
| 26 Turner 透纳 | 76 Leighton 莱顿 |
| 27 Dürer 丢勒 | 77 Bronzino 布龙吉诺 |
| 28 Pollock 波洛克 | 78 Géricault 席里柯 |
| 29 Vermeer 弗梅尔 | 79 Matisse 马蒂斯 |
| 30 Raphael 拉斐尔 | 80 Bruegel 勃鲁盖尔 |
| 31 Greco 格列柯 | 81 Hals 哈尔斯 |
| 32 Léger 莱热 | 82 Gainsborough 庚斯博罗 |
| 33 Ruisdael 罗伊斯达尔 | 83 Francesca 弗朗切斯卡 |
| 34 Klee 克利 | 84 Watteau 华托 |
| 35 Courbet 库尔贝 | 85 Utrillo 尤特里罗 |
| 36 Kandinsky 康定斯基 | 86 Tintoretto 丁托列托 |
| 37 Chirico 契里柯 | 87 Steen 斯坦恩 |
| 38 Goya 戈雅 | 88 Reni 雷尼 |
| 39 Redon 鲁东 | 89 Spencer 斯宾塞 |
| 40 Titian 提香 | 90 Kokoschka 柯克西卡 |
| 41 Dufy 杜菲 | 91 Chardin 夏尔丹 |
| 42 Rossetti 罗塞蒂 | 92 Sisley 西斯莱 |
| 43 Ingres 安格尔 | 93 Reynolds 雷诺兹 |
| 44 Giotto 乔托 | 94 Sickert 西克尔特 |
| 45 Gris 葛利斯 | 95 Carracci 卡拉齐 |
| 46 Claude Lorrain 克洛德·洛兰 | 96 Boucher 布歇 |
| 47 Munch 蒙克 | 97 Bell 贝尔 |
| 48 Canaletto 卡纳莱托 | 98 Weyden 韦登 |
| 49 Blake 布莱克 | 99 Derain 德兰 |
| 50 Angelico 安基利科 | 100 Index 索引 |

©De Agostini UK Ltd., 2000 图字: 07-2001-783号

西洋美术家画廊 72 弗里德里希 原出版者 / [英国] De Agostini 出版公司

策 划 / 刘丛星

责任编辑 / 刘丛星 王兴吉 张亚力

日文翻译 / 周异夫

校 勘 / 王兴吉

装帧设计 / 王兴吉 张亚力

校 对 / 姚万来

监 印 / 赵岫山 欧阳彬

出版发行 /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制 版 / 长春吉美雅昌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35×940mm 1/8 印张 / 4

印 数 / 1-5000册

书 号 / ISBN 7-5386-0331-X/J·141

定 价 / 15.00元

弗里德里希是浪漫主义运动中的最伟大画家，是在风景画历史上大放异彩的人物。他虔诚的信仰和对自己的祖国——德国风景的热爱之情融合在一起，创作出罕见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美丽作品。他的作品赞美自然内在的灵性。弗里德里希的几乎整个绘画生涯都是在德雷斯頓度过的。他作为画家的发展非常缓慢，但他以第一幅巨大订件突然间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其后的数年间，弗里德里希发展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创作出神秘主义和宗教性寓意相融合、洋溢着独特气氛的风景画。有人认为弗里德里希是一位阴郁忧愁的人物，但他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是一位满怀爱情的丈夫。画家的晚年被疾病所困扰，但在暮年的作品中，他将自己对色彩新的兴趣融合到具有其独特风格的抒情性之中。

FRIEDRICH



Self-Portrait in a Cap and Eye Patch (1802)
Hamburger Kunsthalle, Hamburg/AGK London

忧郁的浪漫主义者

A ROMANTIC MELANCHOLIC

弗里德里希在童年时代受到严格的教育，他年幼之时便经历了悲剧。长大成人后，他变成一位孤僻的、信仰虔诚的男子，并被远离人烟的孤独山川所吸引。但到中年之后，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同一位年轻女子结婚，并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



AKG London



▲ 弗里德里希自画像。这是画家的弟弟、门窗设计师兼版画家克里斯汀根据画家创作的素描（约1802年）在1803年制作的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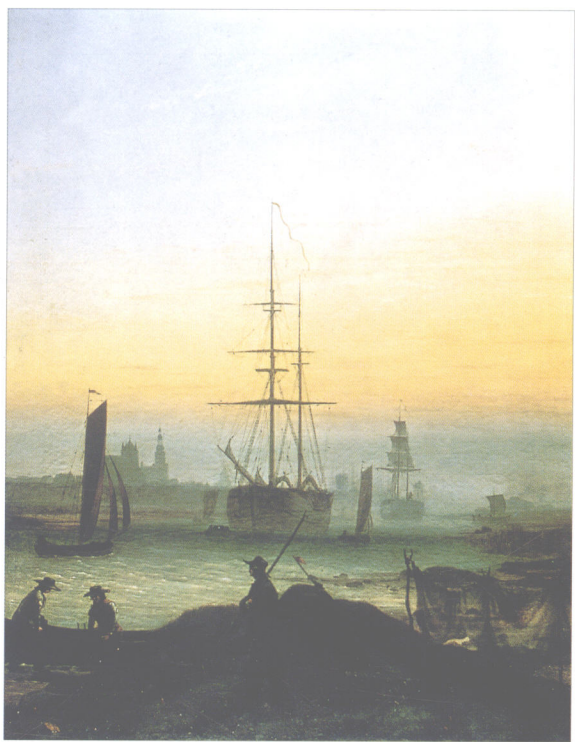
1774年9月5日，C·D·弗里德里希出生在当时瑞典统治下的波罗的海沿岸一座小港口城市——格赖夫斯瓦尔德（现属德国）。他的父亲阿道夫作为肥皂和蜡烛制造商获得了很大成功，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奢侈。他的双亲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遵从禁欲性的宗教戒律，养育了十个孩子。

弗里德里希在严格的家庭气氛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他经历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稳重性。弗里德里希七岁之时母亲去世；十三岁之时一个弟弟死去，而当时弗里德

里希就在现场，他对此感到了自己的一些责任。那是一个滑冰时发生的故事，他的弟弟为了帮助弗里德里希溺水而死。自责之情在以后的数年间折磨着弗里德里希，他生来便具有郁闷倾向的性格愈发明显。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系列事件，他对于自己度过了童年时代的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抱有深深的爱恋。一生中，他定期访问格赖夫斯瓦尔德周边地区，当地的风景成为他作品的明显特征。

就学于哥本哈根美术学院

弗里德里希从小便喜欢素描，并创作了一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AKG London

▲ 《格赖夫斯瓦尔德港口》（约1815年）。弗里德里希从故乡的港口城市获得灵感，反复描绘那里的风景，成为剪影的船只在他的那些作品里屡屡出现。

些当地田园风光的速写。1790年，弗里德里希开始拜师学画。当时，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美术教授约翰·哥特弗里特·库维斯特尔普为他单独授课。此外，他还受到库维斯特尔普的朋友路特维希·克塞加尔坦的教诲。克塞加尔坦是牧师，同时也是诗人，他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将自然视为事实上的“基督圣经”的信仰，给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带来了强烈震撼。这形成了弗里德里希对于风景的观念。

1794年，弗里德里希在北欧最著名的学府之一丹麦的哥本哈根美术学院正式开始学习美术。但是，在这所美术学院能够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当时，大多数美术学院的教学都将人物像的描绘放在重要位置。这给弗里德里希带来了烦恼。因为他不太擅长描绘人物，他早已决心要专攻风景画。而且，与油彩画相比，美术学院的教育方针更加重视素描，这也推迟了他在绘画方面的发展。弗里德里希在他绘画生涯的最初时期，一直专注于使用深棕色墨水的水彩画和铅笔画作品，而对于油彩画的创作，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哥本哈根美术学院的优势是，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能够得到参观皇家绘画馆的机会，那里有荷兰风景画的精美藏品。通过在美术学院的学习，弗里德里希还结识了当时占有主导地位丹麦画家耶恩斯·尤卢（1746-1802年）。尤卢基本上是一位肖像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风景画家，在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分外清澈、洋溢着空气感的尤卢画风的影响。

走在浪漫主义运动的最前列，前往德雷斯頓

1798年，完成在哥本哈根的学业后，弗里德里希移居德雷斯頓，真正开始了绘画工作。当时曾经是萨克森王国首都的这座著名城市是艺术、文化繁荣的中心地。弗里德里希称之为“德国的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成了他后来生活的根据地。弗里德里希只是在回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波美拉尼亚地区故乡探亲，以及到北部旅行写生时离开过德雷斯頓。

在德雷斯頓的美术馆、画廊、特别是国家绘画馆里，弗里德里希得以从来自于欧洲各地的各式杰作中直接汲取营养。但更有意义的是，

Museum der Hansestadt Greifswald, Deutschland/AGK London



◀ 弗里德里希的作品《父亲阿道夫·格特里普·弗里德里希肖像》(约1798年)，以黑色蜡笔精心描绘。

他在这里生活的时期正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德雷斯頓走在了正在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最前列，弗里德里希可以见到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并可以同他们交换意见。这种接触的多数机会是诗人L·泰克为他带来的。泰克是画家、著述家团体的核心性人物。弗里德里希加入了这一组织，并通过该组织了解到诗人诺瓦利斯、诗人和哲学家F·施莱格尔、剧作家H.von克莱斯特等人的理论。

在德雷斯頓，弗里德里希为了修正绘画技术上的缺点，他还进入了这座城市的美术学院。虽然他没有参加某特别课程，但他听取了约翰·菲特和阿德里安·汀等画家的建议。同时，他以水彩、钢笔、墨水等老一套的风景写生获取收入。

1801年，弗里德里希回到故乡格赖夫斯瓦尔德并长期逗留。他同亲戚们度过了春天的几个月后，便到附近地区旅行写生。他喜欢的地方位于吕根

▼ 初期时候，作为绘画材料，弗里德里希擅长使用深棕色墨水。这幅《乌特瓦尔特峡谷的岩石之门》是1801年的作品。



Museum Folkwang Essen, Deutschland/AGK London

P HILIPP O T T O R U N G E

P·O·尤格 (1777-1810年)

尤格是领导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画家，因患肺结核三十三岁便年轻早逝。尤格的绘画经历和学画过程与弗里德里希几乎相同，但他的作品从最初便比弗里德里希更加具有幻想性特色。而这一点来源于尤格对德国著名神秘主义者雅格布·贝梅的著作，以及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诗歌的研究。在他短暂的绘画生涯中，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便是制作关于“时间循环”（抑或是“一天的四个时间”）的油彩画组画，他试图以此表现宇宙的神秘和谐。按照尤格的设想，在为该组画特别建造的建筑物中展示绘画，在那里可以与音乐、诗歌一同来欣赏绘画。遗憾的是，该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尤格所有作品中都表现出来的象征性和弗里德里希寓意深刻的风景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AKG London

▶ 尤格创作的《训练夜莺》(1804-1805年)。鲜明而轮廓极其清晰的风格是画家的特征。

岛附近，那个岛屿因陡峭的峡谷和白色的悬崖，以及史前遗迹而著名。弗里德里希描绘了该地区数量众多的写生，并以此为根据创作出众多早期作品。

首次成功

同年，弗里德里希结识了P·O·尤格。尤格与弗里德里希共同被视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主导性画家，如果不是因为他过早去世，他可能会更加著名。这两位画家是否成为了亲密朋友无从知晓，但他们确实拥有类似的经历。

尤格出生于离格赖夫斯瓦尔德不远的沃尔加斯特，他回乡之时结识了弗里德里希，并且，尤格也是就学于哥本哈根美术学院之后移居到德雷斯顿的。尤格将弗里德里希介绍给泰克的团体，并从他早期作品中购买了两幅吕根岛的绘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AKG London

◀ 卡尔·克里斯汀·沃格尔创作的《诗人L·泰克肖像》(约1830年)。泰克同时也是著述家，他将童话、神话故事改为中世纪场景。与德国很多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同样，他对中世纪也抱有新的兴趣。



▲ 耶恩斯·尤卢创作的《约瑟夫·格林维》。尤卢是当时占主导地位肖像画家，作为风景画家他也具有天赋。该绘画中，他将两方面的本领显示在同一幅作品中。

Stiftung Weimarer Klassik, Weimar/AKG London



画，给画家提供了各种帮助。而更加重要的是，尤格作品中可见的深远的神秘主义，在弗里德里希绘画风格中留下了永恒的影响。

1802年弗里德里希回到德雷斯顿之后，这种独特的风格逐渐变得明朗，他比从前更加巧



National Gallery, Oslo/AKG London

◀ 安格里卡·考夫曼创作的《歌德肖像》。歌德在魏玛发起了绘画年度大奖赛，弗里德里希是该大奖赛的获奖者之一。

妙地组织构图，并开始对描绘无限广阔的全景风景表示出兴趣。同时，他还首次尝到了被社会所认可的成功滋味。1805年，弗里德里希从深棕色墨水风景画中挑选出两幅送到德国文豪歌德（1749-1832年）主办的魏玛美术展上展出，成为获奖者之一的弗里德里希大为激动，他将这些作品赠送给了歌德。从这时起，歌德成为了他的朋友，数年后，歌德访问了弗里德里希在德雷斯頓的画室。

成为柏林美术学院院士

这一成功提高了弗里德里希的自信心，1807年他首次尝试了纯粹的油彩画。他当时的精心创作都承袭了德雷斯頓国家绘画馆里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巨匠们的作品。但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首次创作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杰作，这便是《山上的十字架》（20-21页）。也许由于这是订件作品，画家花费了很多时间，这幅作品为他带来了名声。作品发表之时引起了褒贬不一的两种巨大反响。新古典主义拥护者巴吉留斯·冯·兰德的意见是最严厉的批评之一，他认为这容忍了风景画悄然“替代”祭坛画，并公然抨击弗里德里希。但是，理解弗里德里希试图超越艺术界限做法的人们对此提出了反论。

在《山上的十字架》中，弗里德里希首次成功地以风格和内容浑然一体的形式，表现出他所关心的三个主要问题——风景、宗教和寓意。他继续接连不断地创作具有同样倾向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橡树林中的修道院》（22-23页）和《海边修道士》两幅幻想性风景画。弗里德里希将这两幅作品作为一组，在1810年的柏林美术院展览会上展出，其结果，普鲁士的威廉三世购买了该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官方认可。同年，弗里德里希成为柏林美术学院院士。

弗里德里希初期的油彩画以神秘气氛为特

◀ 弗里德里希依据他细腻的观察力，以钢笔和淡彩描绘的《枝叶与植物的习作》。从1801年的标记中可以看出，这是与当年旅行写生有关的作品。

Artist's Life

- 1774 作为肥皂和蜡烛制造商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之子出生于濒临波罗的海的格赖夫斯瓦尔德。
- 1787 在滑冰事故中，画家的一名弟弟克里斯托弗为了救助弗里德里希而死亡。
- 1790 接受大学美术教授约翰·哥特弗里特·库维斯特尔普的单独指导。结识诗人、牧师路特维希·克塞加尔坦。
- 1794 开始在得到公认的哥本哈根美术学院学习。
- 1798 移居艺术和文化的中心城市德雷斯頓。该城成为画家一生的根据地。
- 1801 回故乡格赖夫斯瓦尔德，并长期逗留。结识德国浪漫主义绘画领导者P·O·尤格。
- 1802 回到德雷斯頓，对宏伟的全景风景画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 1805 两幅深棕色墨水画在魏玛大赛中获奖。
- 1807 初试油彩画。
- 1808 创作于该年度的《山上的十字架》成为其第一幅杰作。
- 1810 《橡树林中的修道院》和《海边修道士》在柏林美术学院展出，并被普鲁士国王收购。与开斯汀一同到克鲁什内山脉进行徒步旅行写生。
- 1816 成为德雷斯頓美术学院院士。
- 1818 与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卡洛利涅·波马结婚。与瑞典画家约翰·克里斯汀·达尔结为莫逆之交。
- 1825 患轻度中风，同时，出现精神健康状态恶化的征兆。
- 1835 脑中风重度发作，作为画家的生涯拉上帷幕。
- 1840 作为被忘却的画家，5月7日在德雷斯頓逝世。

G E O R G E F R I E D R I C H K E R S T I N G

乔治·弗里德里希·开斯汀 (1785-1847年)

开斯汀是弗里德里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一生中都与画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两人都出身于波美拉尼亚地区，移居德雷斯顿之前都就学于哥本哈根美术学院。弗里德里希去克鲁什内山脉旅行写生时，开斯汀似乎也曾同行，并为他介绍了未来的妻子。在艺术方面，开斯汀犹如弗里德里希的弟子一样，而在弗里德里希少见的描绘室内的作品中，则可以看到些许开斯汀的影响。开斯汀描绘的正在画室工作的弗里德里希肖像画令人们怀有特别的兴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弗里德里希简朴的生活和工作时的样子。

在迎战拿破仑军队时期，开斯汀的爱国意识大大超过了弗里德里希，他参加了义勇军。这一经历使他创作出以士兵为题材的一些优秀作品，为他作为纯粹艺术家的最后活动增添了光彩。1818年，他获得麦赞陶瓷工场监督这一光荣职衔，而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画家的工作。

► 开斯汀的《画室中的 弗里德里希》，1812年创作于德雷斯顿。该作品有数个版本。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AKG London

▼ 油彩画《海边修道士》(1810年)与无常规主题的17世纪绘画作品同样，可以将其解释为对人生无常的冥想。人们普遍认为，画面中孤独的人物形象描绘的正是弗里德里希自己。



Schloss Charlottenburg, Berlin/AKG London

征，但他却坚持直接从自然中获取作品的构思。为此，1810年夏，他与朋友、画家开斯汀一同到克鲁什内山脉（位于德雷斯顿以南的群山）徒步旅行。弗里德里希在一生中不断地进行这样的旅行。他旅途的足迹遍及德国各地，但目的地常常是远离人烟的山岳地带，他在那里创作出众多的写生作品，而后将其引入到油画之中。但更加重要的是，弗里德里希从自然的雄伟和长途旅行中尝到的孤独感中获得了灵感。

描绘宏大的全景风景之时，他便试图回想起旅行时的记忆。

弗里德里希同时期的作品中还加入了新的要素。拿破仑的欧洲远征给欧洲大陆带来了巨大混乱，德国大部分领土被法国军队占领。与众多德国人同样，弗里德里希也受到强烈爱国心的驱动。他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解放战争（1813-1815年），但他的作品中明显表现出对民族主义的共鸣，这一时期，他作品中的政治性象征优先于宗教性内容。

晚婚

弗里德里希的爱国性风景画提高了他的声望，1816年，他获得了新的荣誉——德雷斯顿美术学院院士资格。由于获得了这一地位，他可以得到一些补助，这一新的保障也许令他改变了个人环境。1818年，他娶卡洛利涅·波马为妻。画家的这一决断令他的朋友们大为惊讶。首先是因为卡洛利涅比弗里德里希小约二十岁左右，而且他的朋友们一直认为，生来内向而忧郁的弗里德里希根本不会结婚。

弗里德里希与卡洛利涅的相识，大概是她



AKG London

的远亲开斯汀介绍的结果。如果不考虑周围人们的挂虑，这桩婚姻则是相当幸福的。弗里德里希向朋友表白说：“‘我’变成‘我们’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我的破旧平凡的房子几乎变成了另一座房子。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极为舒适，这令人高兴。”弗里德里希夫妇生了三个孩子。卡洛利涅也曾在他的几幅作品中出现。其中最生动的是《吕根岛的白色岩石》（10页），作品描绘的似乎是他们新婚旅行的回忆。作为弗里德里希的作品，该绘画极为例外，画面中充满了无比乐观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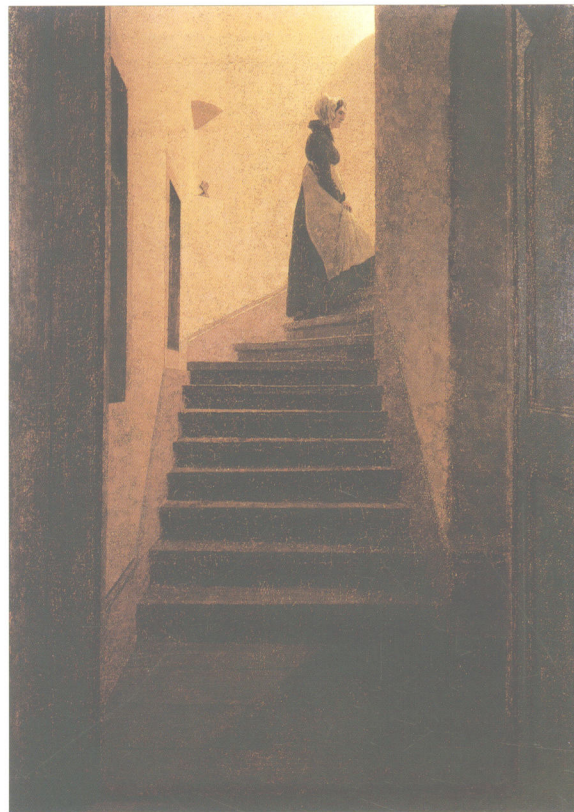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风景画的成就与声望在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已达到了高峰。作为其热心的追随者，风景画家克里斯汀·达尔，此外还有卡尔·居斯塔夫·卡尔斯、埃伦斯特·埃梅也在风景画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成为德国美术史上的重要画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弗里德里希的风格逐渐变得落后，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1825年患轻度脑中风之后，画家变得易于冲动，同时产生很强的戒备心理。因受其袭扰，其精神状态令人担心。

但弗里德里希恢复得很好，他可以重新作画，其最出色的作品中也有晚年之作。特别是

► 弗里德里希1818年同卡洛利涅·波马结婚，他数次将自己的妻子描绘在作品中。该绘画是《上楼梯的卡洛利涅》。

◀ 开斯汀的素描描绘了在克鲁什内山脉徒步旅行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屡屡在作品中描绘人物的背影，开斯汀捕捉到这一风格特征，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弗里德里希的背影。

▼ 弗里德里希的《德雷斯頓狩猎场》（1832年）描绘了沉入易北河岸远处的夕阳景色。该绘画也是接近终点的人生寓意。



Christie's Images, London

《德雷斯頓的狩猎场》和《人生的各个阶段》（14页），庄严的画面中，洋溢着诗一般的魅力，较他颠峰时期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由于画家以迫近的死亡为主题，并从正面加以表达，绘画的气氛无情地带有凄凉的味道。1835年6月，因重度脑溢血发作，事实上，他的绘画生涯从此拉下了帷幕。弗里德里希卒于1840年5月7日，而至此为止的时间里，他几乎被人们遗忘，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再次受到欢迎的19世纪末，他的艺术才重新受到瞩目。



Gemäldegalerie Neue Meister,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AKG London

风景画和精神性

LANDSCAPE AND SPIRITUALITY

弗里德里希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性画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精髓。他的风景画极其细腻，其中描绘出来的景象散发着脱俗的光辉，沉浸在神秘主义、孤独感和忧愁之中。



弗里德里希在相当长时间里被人们遗忘，而如今，人们将其视为当时德国最伟大的画家。弗里德里希不仅是德国浪漫主义绘

画的代表性画家，他还创作出史无前例的独特风景画，并给风景画这一领域带来了全面改革。他的作品，自然观察和一种形而

上的神秘主义融合为一体。

对自然的敬畏

罕见的是，弗里德里希并未

寓意风景画

弗里德里希的大多数风景画中包含有象征性或者寓意性暗示。多数场合，弗里德里希对素材进行彻底的重新编造，完成后的风景画如同超越了现实的风景一样。但是，也有的作品令人一眼便可以认出画家描绘的场所或者事件，它们看似是直接描绘

出对象的自然主义风格风景。描绘北极的戏剧性风景画《冰海》（下 1824年）便是其中的一例。该绘画也许是画家受到威廉·巴里北极探险的触动而创作的，同时，绘画也表现出人类野心枉然的寓意。



Hamburger Kunsthalle, Hamburg/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AKG London



Hamburger Kunsthalle, Hamburg/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背影

关于弗里德里希的人物形象处理方法问题，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常见的一种说法认为，画家由于对描绘人物没有信心，便专心于对夜晚情景和人物背影的描绘。但若果真如此，只是描绘出最低限度表现出人物身体特征的剪影即可。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们看一下弗里德里希偶尔创作的自画像便会发现，他能够熟练捕捉到人物的面部特征。而弗里德里希完全从背影描绘出男子或者女子的时候，他要描绘的则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即基督教所指的“所有的人”。这样的解释也许更容易让人信服。

最典型的例证之一便是《窗边妇女》（上 1822年），绘画中描绘了画家的妻子，传统上的解释认为，它具有基督教性寓意。一些作品中出现的男子形象具有同样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云海上的旅行者》（右上 1818年）和《月出》（右下 1835-1837年）。



Hermitage, Sankt Petersburg/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从其他画家那里得到多少灵感。他的老师，以及他同时代的画家也没有给他的画风带来大的影响。他的艺术产生于浪漫主义的目的和理想。在德国，浪漫主义首先作为文学运动、作为知识分子的

运动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狂飙突进派的著述家们对抗重视理性的启蒙主义，提倡重视个人感性的新感情主义，即浪漫主义。同一时期，哲学家们重新提出“热烈的神秘主义”这一古老概念，

并试图将其用于正统基督教的宗教情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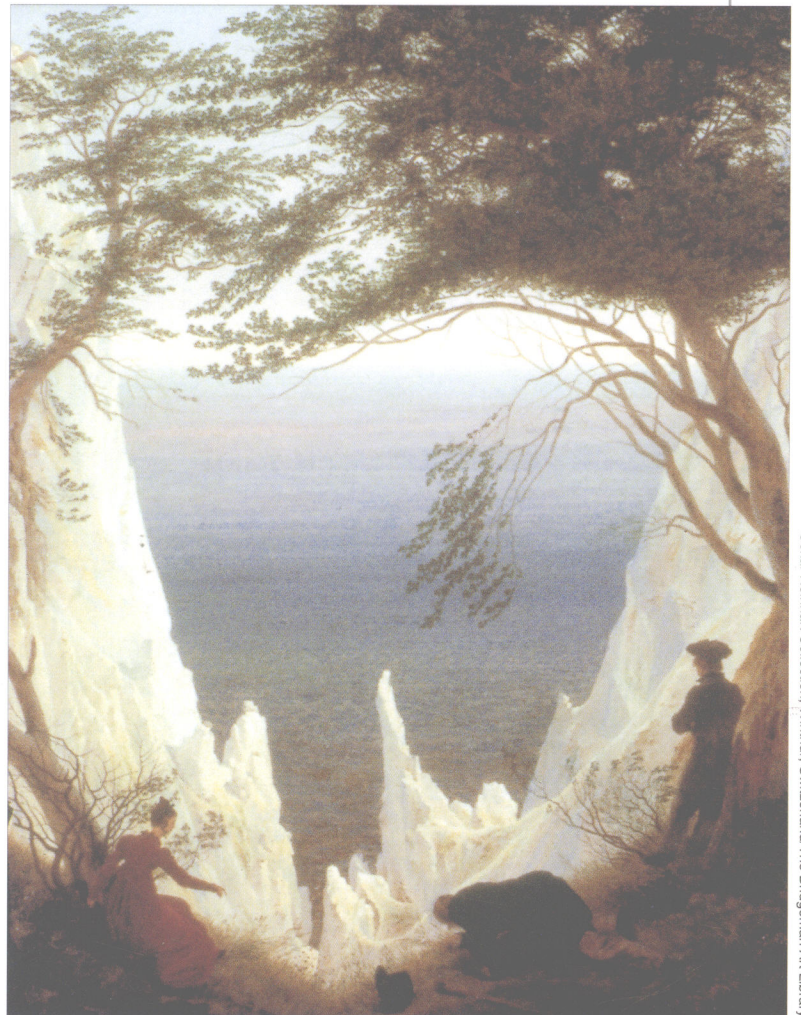
这种新的理念与对自然的研究紧密相连，进而给风景画带来重大影响。而至此为止的画家将自然视为被动的存



Private Collection/AGK London



Hamburger Kunsthalle, Hamburg/AGK London



Oskar Reinhart Collection, Winterthur, Switzerland/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政治性主题

弗里德里希与当时众多的德国民众一样，强烈反抗入侵的拿破仑法国军队，支持高涨的民族主义。这种情感以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反映在画家的作品中。其中最直截了当的表现方式是描绘德国的传统性服装。例如，戴着形状独特的德国传统帽子的人物在《吕根岛的白色岩石》（右下 1818-1819年）和《海上升明月》（28-29页）中出现。当初，民众的服装被用于表示反抗法国之意，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的时代，它被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随着对自由主义的镇压，民族服装甚至被一时禁止，弗里德里希后期作品中时而可见的民族服装令警察们颇为不安。

在针对法国的解放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对他的宗教性象征进行了修正，强调了政治性含义。例如，冷杉失去了本来的基督教含义，画家将其用于表现对解放德国领土坚定不移的信念。《森林中的狩猎骑兵》（上 1814年）中，迷路的法军士兵在深林里徘徊，前景处可见的树桩和乌鸦暗示出士

兵面临的死亡。弗里德里希还在作品中描绘了德军战死者墓地。例如，《古老的英雄墓碑》（右上 1812年）中，两名法国士兵怀着敬畏之情注视着德国爱国者的纪念碑。



深棕色墨水画

弗里德里希 1807 年开始创作油彩画以前，他主要使用深棕色墨水作为绘画颜料。这种颜料是从乌贼，以及金乌贼等海洋生物的墨汁中提取制成的，在德国曾经短时间（大约是 18 世纪末前后）使用。

弗里德里希的深棕色墨水绘画技术可能是从阿德里安·汀·雅克布希·克雷森丘斯·塞德尔曼等画家那里学到的。弗里德里希大致上是先用铅笔勾勒出基本轮廓，而后再施以深棕色墨水的

淡彩。这种颜料溶于水，可以调出各种浓淡层次。弗里德里希为了提高颜料的浓度，有时还加入阿拉伯树胶。

我们看一下现存的弗里德里希早期深棕色墨水画作品便会发现，他在转向油彩画创作之前便已经将独特的题材作为其绘画主题。他一生中一直进行着深棕色墨水作品的创作，《冬（埃尔德纳修道院的废墟）》（上）是描绘四季景色系列画中的一幅。

在，为了构成平衡而和谐的画面，他们对自然进行调整和改编。但是，浪漫主义画家持有泛神论的信念，认为自然的本质具有灵性，以极其深刻的敬畏之情对待自然。对于他们而言，即便是极小的一片草叶，也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的缩影——小宇宙。弗里德里希给朋友看一幅沼泽地风景画时所说的一番话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神存在于各处甚至存在于一粒沙子里。这幅绘画中，我将神蕴含于芦苇叶之中。”

“内心的眼睛”

浪漫主义者认为，从自然界中发现神圣要素，并将其凝缩在绘画当中是艺术家的工作。诗人诺瓦利斯说：“到处

可以发现的那美妙的秘密词汇——云、雪、石头的结晶和纹理、冻结的水……。”解读隐藏在它们内部的暗号，并通过象征将它们传达给人们，这是画家的本分。这正如歌德所提出的那样：“真与神同样，大概是眼睛无法直接看到的。我们只有通过一个一个的例证，即反映在象征中的形式，才能够感觉到真实。”

这一见解给弗里德里希带来了影响。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建议其他画家说：“请你闭上肉体的眼睛。首先要努力用精神的眼睛看到你将要描绘的绘画。然后，将你在黑暗中看到的事物拿到阳光下，并努力从外部感染人们的内心。”我们看一下现存的关于弗里德里希创作方法的记述便会发现，他的

确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创作的。他的一位画家朋友卡尔·卡尔斯这样说过：“弗里德里希认为无论创作任何作品总是先画写生、草图，以及使用色彩的习作，这种方法会使想象力萎缩。这也并非完全错误。他内心的眼睛没有做好描绘景象的准备之前，他不会开始创作。准备好之后，他才开始在画布上作画。”

弗里德里希扎扎实实的自然主义风格技法，增强了他作品中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年轻时期的弗里德里希在哥本哈根创作的风景画，表现出些许模糊的装饰性手法，当时的弗里德里希继承了晚期洛可可绘画的传统。但移居到德雷斯頓之后，弗里德里希抛弃了这种人工性样式。这也是他在周围广阔的田园地带



Gemäldegalerie Neue Meister,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AGK London



Gemäldegalerie Neue Meister,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AGK London

树木象征的内容

弗里德里希精神性极强的风景画中充满了象征性事物。其中，从各个时间段的月亮到各种形状的建筑物多种多样。然而，他最多表现的主题是树木。他常常以枯朽的树木，以及折断的树干表现人必将死亡的命运。《没有叶片的树木风景》（左上 约1798年）中，枯树的僵直剪影与背后可见的废墟相呼应；《雪中的巨人坟墓》（右上 约1807年）中，折断的枯树干围绕着古墓，犹如守卫一样。画家常常以对比的形式描绘出枯树和郁郁葱葱、枝叶繁茂的常绿树。冷杉、松树等不会枯黄的绿树象征着基

督教中对永恒生命的愿望。如果考虑到这层暗示性含义则会发现，弗里德里希描绘的十字架形象常常被绿树所围绕，这一点值得留意。例如，《山上的十字架》。

弗里德里希因树种不同，赋予了树木以不同的象征意义。橡树、白杨、柳树各自有不同的含义。此外，构图中树木的配置也有含义。而画家笔下的树木也并非总是象征忧郁，《吕根岛的白色岩石》中，相互盘绕的枝条便象征婚姻关系。

创作了众多素描的结果。他一生中一直在进行写生旅行，这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并不是为了获得作品的灵感，或者寻找某个特殊主题而远行的，他的外出只是为了锻炼本领。弗里德里希直接根据写生创作的作品极为稀少，早期阶段他虽然创作过地志性的风景画，但对于准确纪录某特定场所他几乎没有表现出兴趣。即便是描绘某个著名标志（对变成废墟的埃尔德纳修道院建筑的描绘是明显的例证）之时，他也根据构图的需要，毫不客气地改变对象的细部。

相反事物之间的调和与人物形象

多数时候，弗里德里希风景画的结

构受到典型性浪漫主义要求的支配，画家力求相反事物之间的调和。画家通过对比而描绘出来的象征性效果，反复表达作品的内容。橡树裸露的枝干和树叶繁茂的常绿树枝条、地上的昏暗和空中的光线、开启的坟墓和约定死后复生的内容，等等。弗里德里希有时将这些对比描绘在成对的两幅作品中。例如，《海边修道士》和《橡树林中的修道院》便是如此。两幅画面在视觉上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而一幅绘画中描绘的对照性象征则很多。再如，《山中观月的两个男人》（26-27页）中，石山中的小路表示通向生与死两条道路的界线。在另一幅绘画中，弗里德里希在表示地上和天上两个领域中间的位置放置了栅栏，

而在《冬景》（24-25页）中，它变成了墙的形式；在《约翰·布雷马追悼画》（31页）中，它则被表现为两扇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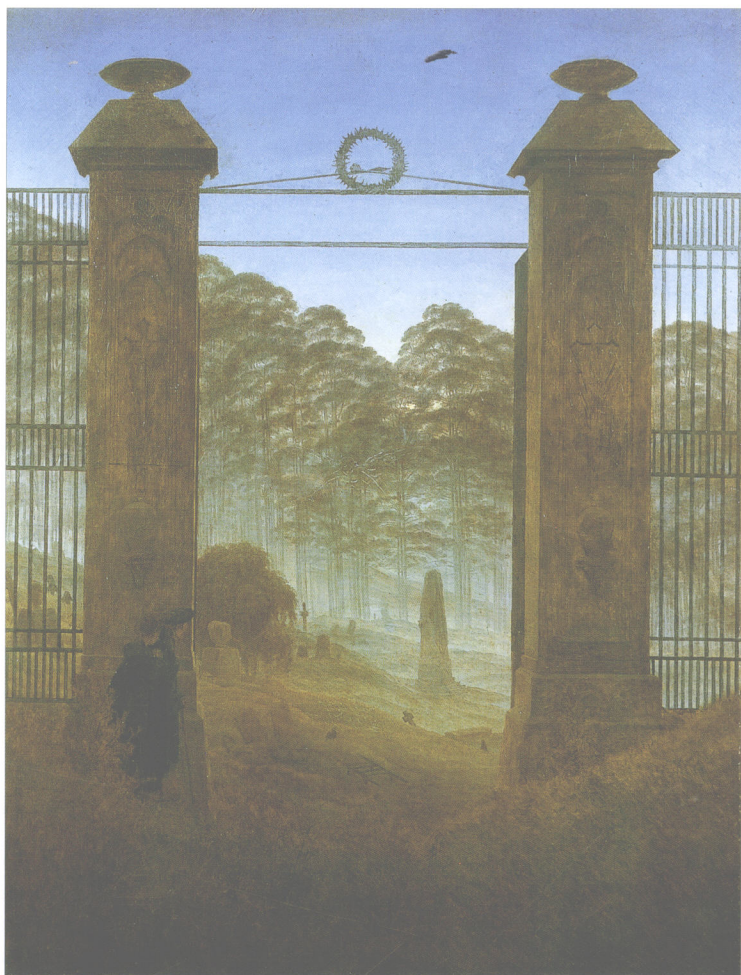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在风景画中对人物形象的处理方法，仍然印证了画家的浪漫主义观点。古典主义画家认为自然是被动的存在，而浪漫主义画家则被自然的雄伟和力量所征服。因此，他们常常把人描绘为宏大全景风景中的一个微小斑点，或者将其描绘为暴力性天灾中软弱无力的牺牲者。弗里德里希也一直怀有这种对自然的畏惧心理，并将其作为自己宗教性图像的补充而描绘在作品之中。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中通常有两类人物登场。一类是在人世间鏖战，在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中受到挫折，似乎被

其所击垮的人们，例如，《冬景》中所描绘出的场面。另一类是融入到自然的神圣之中的人物。他们与观赏者，以及画面中的其他人物都没有关联。他们背向观赏者，与展现在眼前的庄严风景心心相通。在精神意义上，他们是风景中的一部分。

弗里德里希一旦决定了作品的构图，便条理清楚地开始工作。据卡尔斯讲，

弗里德里希“在装上边框的画布上先以粉笔和铅笔轻轻勾画，接着用羽毛笔和印第安墨水有条不紊地细致描绘出细部，然后涂底色。其结果，他的作品在任何阶段都完美无瑕而井然有序，鲜明地表现出他的个性和成为作品灵感源泉的气氛”。近年来，通过使用红外线对其作品进行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记述的正确。研究表明，弗里德里希先是

使用铅笔，然后使用墨水描绘出极其详细的草图素描，建筑物的描绘中有时还使用了规尺。在使用油彩阶段，他只使用几种有限的颜料，细心注意色泽浓淡的微妙变化，并努力处理得平滑。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对于画家而言，这种浓淡的层次是最优先的事项，而进入到20年代以后，在达尔的影响下，弗里德里希更大的兴趣转向了色彩本身。



Gemäldegalerie Neue Meister,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AGK London

死亡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弗里德里希视为一名性格深沉、忧郁得甚至有些病态的人物。这是他天生内向的性格、对神的深深敬畏之念，以及禁欲性生活态度所带来的结果，同时，这与他对于死亡这一主题怀有强烈的表现欲望也有很大关系。他创作了数量相当多的坟墓绘画，其中既有基督教徒的墓地，也有散落在德国乡间的异教巨人坟墓（以巨石砌成的太古时期巨人坟墓）。

这些作品中，也有的是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人物，作为追悼画而订购的。这类作品中，作为今世和来世界限的象征，画家常常描绘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扇门。例如，未完的遗作《墓地》



Pushkin Museum, Moscow/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左上 1821年）和《约翰·布雷马追悼画》（31页）便是如此。无论何种场合，弗里德里希都通过描绘出沐浴着光芒的远处风景，暗示出生命的永恒，并令人想到在天堂的死后复生。为了表达这种基督教含义，弗里德里希屡屡在前景处描绘出不毛土地以表示在人世间生的虚幻，并与表示永恒的地平线上的灿烂风景形成对比。此外，在他晚年的作品中，猫头鹰（具有黑夜与死亡的含义）屡次出现，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墓地上的猫头鹰》（右上 1836-1837年）便是一例。